



文溫州集

四  
完  
全

蘇州吳棫

字叔安別號霜崖

1888—1939

藏書

文溫州文集卷之九

墓志 墓表

監察御史褚公墓志銘



監察御史褚公昌胤卒于 京師與之交者若翰林

吳原博陸鼎彝李世賢都水蕭漢文輩為之殯為奠

且哀情溢於詞其舊治臨海致仕左方伯侯臣與邑

大夫及士庶民相與念遺德作為詩文以輓歌之台

守劉某遣吏遠賻其家嗚呼昌胤何所恃而致然耶

其所感於人者素耳林與昌胤同鄉同年且同官于

浙與所治為隣不能為殯為奠為歌輓何負昌

胤之深耶謹誌諸墓曰昌胤姓褚名祚其字昌胤常

熟福山人曾大父某江西南南城縣丞大父某父某母

某氏昌胤甫弱冠以詩經捷鄉闈壬辰登進士授臨海知縣臨海屬台郡號稱難治昌胤治之無所阻撓上下咸安之其法若嚴其心則恕其動容若不檢其處事則周以密勤於職事而不要時名故簡拔獨後成化己亥迄以績最徵爲河南道監察御史康子奉勅烙記畿內及山東河南二省所息馬驟程限促迫夤夜兼馳事峻復勅清理四川軍政未行以疾卒于官舍成化辛丑六月十八日也享年四十有五距其生正統丁巳某月日也配某氏生五男葬于某鄉某原從先兆也銘曰其生也可欲其死也可哀若人之懿而天不培其栽有遺愛也民皆誦之有遺澤也子能紹之天將于其後人而不于其躬也不于其一

時而于其無窮也

怡閒翁墓誌銘

翁祁姓長洲人也諱旭字彥和父孟昇母徐氏翁生而爽朗有口辯身榦魁梧不爲時俗態且畏世利紛譁故自號曰怡閒成化丁未翁年八十有一先皇帝上皇太后尊號推恩中外詔有司凡民年八十以上核其素爲鄉里敬服者給冠帶榮之衆穉翁乃克拜命僉謂翁於名器斯不辱矣踰二載乃以疾卒前卒呼其子若孫謂曰我年餘八十不敢罔天與人世俗誑所謂地獄縱有必不我入我即死子孫不得設齋醮以汙我爲戒之戒之蓋翁平昔深辯釋老非是故臨終之言明決如此翁有兄挾長使氣翁

悉讓其所有廬舍物業脫身去遊兩都及閩廣貿遷以自給然未嘗籠利如商賈雅重文士其貧者傾橐中資之士亦多樂與之遊既而以家業付之子春遂歛跡無所欲往絕口不道資貨事每近出當經市廛有僻徑寧紆以行家居日灑掃焚香閉室獨坐客至未嘗不款曲亦未嘗不醉翁亦醉則歌古風一二篇音吐洪暢聞者傾耳及沉酣猶未嘗亂語默坐起整如也由是名人碩德日相與薦好翁益自脩飭至老不少退怯性潔甚年四十居外寢自後一無所有以故年最高而視聽不衰凡飲食必極精鑿不以豐暑寒褻衣終其身無所事澣服用巾帽扇屨輕擲之物自弱年至邁必度置不忍捐聚間出而觀之時異製

殊精粗美惡宛然在目然皆不大損汗鄉之人延譽其整且潔不識者亦漫稱曰祁清標云翁生於永樂丁亥八月七日卒弘治己酉三月十日是歲十二月朔葬長洲陳公鄉先塋配徐氏子男一人即春娶施氏繼朱氏再繼羅氏女三人柯賢嚴誠文林其壻也孫男二人曰仁曰義嗚呼翁之沒也林之悲感其有既耶憶林弱冠時貌侵而貧寒乞不爲人所齒雖親舊亦弗肯一著目翁時以愛女議擇壻豈無有富室豪子弟求匹俱弗許而畀之林及林忝甲科令永嘉入丞太僕歷仕途二十年翁未嘗以一手札干少所欲見則曰某某來索書晉謁靳皆不與我無溷爾爲也林自永嘉丁艱歸貧不自聊適有浙省逮翁曰士

而食祿職當爲爲之有爾艱險求無愧怍而已畏是不爲而終厚祿享其如曰鄙何歲月悠邁言猶在耳翁其可謂知我矣翁女以柔則爲文氏婦十年先翁卒計十二年矣翁字林克終於始可謂厚且至矣然翁之生也林不能持一蔬食執半子養沒而葬也又不能以金徃稅且躬爲執紼翁之沒林之悲感其有既耶銘曰長裾闊趨名曰儒者利則營營智則汙下翁奇男子穎脫商賈知佛老非無貨利語兢兢聞居畏俗與忤柘境相羊壺觴旁午睇彼齷齪汙我肺腑天資之美善人之侶壽登耄耄 詔錫簪組存歿孔光銘昭定所

故貴州布政使司左叅議吳君墓誌銘

弘治三年萬壽 聖節貴州布政司左叅議吳君實奉表入賀既竣事還過家未幾爲病凡幾月醫不可爲乃謂其子銳曰我病必死我官雖久然無以遺汝喪事惟儉毋以侈俗爲累遂卒是年十二月廿五日也年五十八明年十二月廿四日葬于高景山祖塋之次銳以林再世通家且同年來乞誌銘君年十八以富家子補邑庠生始知讀書即能絕驕奢日惟扃戶精思爲時文出未嘗群然坐立語笑成化戊子君以次貢試優等當充貢君曰某歷歲實深何可先也力辭之是歲中應天府鄉試壬辰中禮部會試 廷試賜進士出身選南京刑部主事歷貢外郎郎中在部凡十八年兩膺褒典封贈其父母與妻嘗兼兩司

一署部事人無敢譁者尚書以下皆重之然無為薦君而君亦不求薦久之輿論翕然遂有今方嶽之命為人沉靜不立崖岸臨事默默自為可否而處分亦明惜其未及大展而死遽及之其命也夫銳以君束帶質棺以殮噫亦貧矣君諱琳字廷章宋丞相潛之後其先由寧國徙臨安再徙蘇之長洲今為長洲人曾大父履道賓州同知大父仲猷父孟昇累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母相氏累贈宜人兄弟九人皆友愛如一始配都氏贈宜人生男即銳娶高氏女贅李鏞繼配長洲縣丞李芳之女生男女各一俱勇銘曰進取惟怯誰其勝之折獄惟良誰其病之由官而貧誰其競之廉于其身將有益于其後人

故德安知府致仕陸公墓誌銘

公致其政歸吳餘二十年無憂患無他嗜好而旦暮優游以怡視他人趨謁往來之勞不屑為也每搢紳集合獨公長身美髯語言不妄恂恂然足以鎮浮俗而後生晚輩咸視為法於乎公今已矣安得復有如公者乎公以弘治壬子六月四日卒于家年八十有四明年正月六日葬吳縣天平山其孤嘒偕弟冒以林最故來請銘林庸菲安足以任茲託不獲辭則為考其狀序而銘之公諱嗣昌字宗盛本揚姓世為長洲人甫髫鬣喪父母其兄某為後於吳縣陸得名因往依焉遂冒陸氏以軍籍屢疏未得復云公為郡庠生累舉于鄉不利以貢入太學謁選吏部即得同知

真定府事真定為畿甸輔郡其難與支郡相什百公  
叅佐其間所至稱長者天順初寧晉民有獻瀕湖淤  
地於中貴人而蹊奪他民田相構訟不休公畫畧使  
各為守中貴人啣公不為之主訴諸上前逮致錦衣  
衛獄公不為怵事後卒白後冀州有閒田潞水不能  
耕復有中貴人取為民獻而恒責重賦於民民不堪  
命公為奏減其額定州西張里有水田若干畝引泉  
恒嶽注之歲可穫若干石或以 上聞檄公驗公往  
視曰泉僅勺水耳稍旱必為涸壤何以貢為報令輸  
粟至今便之嘗按屬見孔子廟北面老聃象公曰侮  
聖人乃若是亟命撤之每真定守缺三十二州縣必  
交章上請章三上不允蓋莫有為公左右之者滿九

載民老稚遮道以留不忍舍吏部考公之績最也陞  
知湖廣德安府適襄寇猖獗繼之歲凶公為區畫賑  
饑餓給軍餉晝夜無遺力焉嘗匹馬下上谿谷間備  
歷艱險不以辭然亦從是得疾力請以歸歸時方六  
十人皆惜公休致之早也兩郡民經吳必望公之廬  
拜謁而去公為人端靜不皎皎以干時名歷官二十  
年家無遺資初陸得名死家極貧其妻蔡氏無所歸  
生養死葬公竭力焉公丈夫子四人長冕次暉次昌  
次冠冒舉鄉貢進士女嫁朱昂孫男四炳炤燿燧孫  
女三配夫人許氏先卒今合葬銘曰正以自守不為  
威怵仁以惠民曰惟我職彼媚竈者徒逆于天我盡  
我心何愧乎人進不喪已退不辱身家居洋洋子孫



說說既壽而康自天而申天平之原先哲為鄰

南京太僕少卿李公墓誌銘

弘治癸丑七月九日南京太僕寺少卿長洲李公卒  
明年甲寅十月六日辛酉葬吳縣薦福山九龍塢之  
原初公之卒林以太安人病劇弗得往哭與祔既闋  
月始與友人沈啓南史明古經紀其家事僉謂公平  
生問學在文章而立朝大節則有奏疏宜輯而傳之  
檢其書笥不得及訪之故舊家又不得蓋公在官雖  
多所建白而章疏之傳錄於人者悉已取而焚之而  
所為詩若文亦不存稿曰此何足傳也嗚呼公之所  
存豈後生未學所能測識哉先是嘗託少宰吳公原  
博為墓碑比塋猶未至公弟應祥自南京來會葬謂

葬不可無銘衆以屬林遂不敢辭按公諱應禎字貞  
伯一名姓其先汴人建炎南渡寓居蘇之長洲遂家  
焉曾祖仲仁祖士文永樂中士文以名醫薦入太醫  
院故又居南京考啓明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員外郎  
毋賀氏贈宜人公以宣德辛亥八月二十一日與應  
祥同生於南京自少警朗攻舉子業即迥出流輩景  
泰癸酉以儒士中應天府鄉試第九人會試禮部中  
乙榜不就卒業太學文名日盛時中貴人牛玉用事  
士爭出門下玉雅聞公欲延致之一日詣太學斥姓  
名索公公避不與見成化乙酉拜中書舍人故事  
賜百官讌中書舍人坐給事中御史上頃歲禮部大  
臣輒易其次公抗章斥其非至再語侵大臣大臣竟

持其議既而不樂與同舍之倖進者俱上章乞補教  
官不許尋 召直文華殿時荆襄流民定居既久言  
者欲逐之公上言宜就撫其衆逐之非便 朝廷是  
其言命有司縣其地壬辰 詔寫浮屠書公辭非臣  
職上章極論其非是忤 旨廷杖之幾死久之罷  
殿直癸巳乞歸省祭始居長洲越四年戊戌陞南京  
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未任丁繼母陳氏憂服闋改本  
部車駕司部檄督造江廣湖湘馬快船丙午進職方  
郎中弘治戊申改南京尚寶司卿辛亥陞南京太僕  
寺少卿在太僕甫兩月以賀 萬壽聖節詣 闕下  
遂力陳致仕還長洲兩年卒年六十有三 朝廷遣  
官諭祭有學優才膽性直行方之語郡守洛陽史公

公鑑特為營葬事公配王氏教諭貫之女翰林學士  
景章之孫女封宜人子男二系蚤卒紹二室顧氏出  
纔五歲聘袁氏女二長適舉人祝允明次適舉人張  
廷獻公為人整飭精悍辭旨峻重性峭介遇少不平  
輒抗言無所諱避羣坐中發一語帖帖無有諱者與  
人交任真而有情家貧恒赴人之急給事中方向忤  
權倖謫官鬻居以往相顧莫敢售公奮然貸而市之  
弟應房蚤卒恒多月所得俸育其二孤於其外家不  
事王公之非其人而下交卑賤不求備才與行未顯  
為延譽獎掖不少後然接見甚嚴嘗曰前輩自有規  
度若自降以崇虛讓豈所以教後學邪公故世家蚤  
得接諸老先達緒餘凡好尋核故實故記憶該博當

世罕及為文簡嚴而則詩亦沉著皆不輕以畀人有  
所叙述亦未始少有假借其書多所師法而自成家  
小楷健勁絕無姿媚氣習行艸獨步一時而篆籀之  
妙尤為得古人筆意造次作簡牘皆可傳精識古書  
畫購榻名賢画像及金石書刻不厭勤劇歷官三十  
年家無餘貲死之日唯書數千卷而已嘗修緝蘇州  
志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公以用世之才而仕不究其  
用年不副其德惜哉林少公十餘歲往來相知逾二  
十年晚復同官太僕公致仕歸林亦以病告同舟南  
下由三茅歷張公洞相送甚樂方恃公居吳可以時  
請益也不謂遂爾謝去遺孤羸然遠近弔者莫不咨  
嗟流涕少傳宜興徐公自京師遣賻尤厚卹其家而

大士夫之稔公者視殮及葬戀戀不忍棄置嗚呼豈  
公有執與力致之哉銘曰於公之德直唯自持侃侃  
廷論不休於威公之文章亦如其行式嚴其辭惟許  
之慎內錄 皇言出署郎曹表長令節以莫不優太  
僕稍遷在公晚歲徊翔唯順復不艱退挺然偉人言  
貌惟宣少也師古老而彌堅孰不自見公滅其跡匪  
事之遷其見之特國之令人鄉邦之師誰不云亡公  
縣吾思

故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陸公墓誌銘

公諱容字文量崑山惠安鄉人成化丙戌登羅倫榜  
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喪父服闋改留兵部  
職方司陞武庫員外郎尋陞職方郎中職方掌天下

鎮戍烽堠征討公皆籌畫䟽草連楮手書或夜以旦  
指付必堪其人與事咸不煩尚書尚書始或不合終  
多賴焉西胡撒馬兒罕進獅子至嘉峪關奏要大臣  
以兵迎公議外夷貢獻即不卻當聽其自來獅何物  
得重勞大臣 朝廷尋遣中官都指揮昌佐因中貴  
人求推舉叅將金齒騰衝尚書以公不可辭中貴乃  
召公自 內曰此 上意公曰既 上意何不即成  
命而待推舉邪他日佐遺患諸夷非便中貴乃止不  
復言百戶韋瑛捕民十餘械致京告變公知瑛詐急  
白尚書遂秉燭草䟽請 詔法司讞瑛果坐不實誅  
原其民錦衣衛官校以捕妖言請官且得襲徃徃戮  
及不辜公請于部䟽罷襲自是頻年無捕妖言者

今上皇帝即位之二年己酉公爲武選郎中都指揮  
僉事王欽梁宏得 旨陞都督僉事公言陞任武佐  
大臣不由兵部量功推賢首撓初政非細併論太監  
某招權市恩乞明正典刑䟽凡兩上 朝廷竟奪欽  
等所授復下有司著爲令尋上封八事皆關係國家  
利害是年十二月陞叅政淞江益刻厲民事剔弊施  
膏正祀振才省方殫隱巨不遺細於潛縣民陳某夫  
婦爲漁家相次陰殺埋墻間公至適婦甦來訟公廉  
得實漁兄弟並坐死人傳爲異又條陳淞中不便十  
事從之辛亥奉進萬壽賀表詣 闕䟽論漕渠利病  
不報越二年癸丑以讒罷明年甲寅七月辛丑得疾  
戊申終於正寢年五十有九公方面美皙而儀充偉

潔操不群初任職方有將官餽黃金匿茶筥中覺而  
遣還不復接面既罷浙江所部吏持贐委曲致公公  
竟斥去至寮長所遺亦辭謝不肯少受事父奉直君  
及母太宜人恭謹愛護左右必周以悉其侍病執喪  
辛苦人所不能堪葬太宜人日群鳥集其家及墓次  
人稱曰孝母弟宏蚤卒育其子女五人長為婚嫁舉  
人崔誠王鑑死京邸為具棺槨國子學錄王庭貧而  
病月割俸周之在南部時鄉人徐孟章子遠繫揚州  
家問僚絕公為更僕資給得生歸公汲汲行義多類  
此平生無它嗜好惟聚書數千卷老猶自課不厭勤  
劇且樂焉為文務理勝適用奏議務明切詩亦刊落  
葩藻所著詩文曰式齋稿乙戌稿浙藩稿歸田稿奏

議錄公銳志勲業晚益究心如兵刑法制漕運之類  
不獨手書之冊至剖析利害不遺然稍發於用竟以  
廉方不容於時惜哉公之子仲將以公卒之明年十  
二月庚申奉柩葬太倉陳門塘先塋自述事狀載拜  
請銘于予惟公之偉績當書自太史豈予之不文所  
能論誤顧伸之意懶懶不得辭謹按公姓陸氏四世  
祖士明勝國時客遊外番阻兵遼東不返曾祖福育  
于姻家遂冒徐姓公請于 朝復之祖繼宗父裕以  
公貴 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母陳氏累 封太  
宜人配張氏河間府通判張璪女弟累 封宜人子  
男一人即仲鄉貢進士娶叙州府知府吳愈女女二  
人長適太倉衛指揮使張漢次適鎮海衛指揮使武

勲孫男二人女一人銘曰侃侃君子於碩斯德肆言  
其危維行之特懾服斲究氣焰在廷我脩我職身  
否道亨器重瑚璉有沒其貴甫用未達遽關乎位死  
生轆軻聖賢謂命履素旣貞曷遑彼倖侃侃君子邦  
家之良績用迺揚迺燁文章惟文之華儒者餘事不  
究其施爰肆厥志有善積只有子式共有垂有銘永  
綏厥躬

故工部員外郎致仕進階奉議大夫耻軒胡先  
生墓誌銘

先生家龍游爲三衢巨族高曾而下皆僻處山溪不  
倚仕宦爲樂而龍游自國初百年餘科第落落焉  
無聞先生幼獨奮厲學不廢晝夜以詩經屢試有司

不售旣而以貢上禮部入南京太學例得試應天府  
始舉得第六名錄其文爲式壬辰中禮部試廷試  
賜進士出身自是龍游讀書登進者不乏而啓迪其  
家子弟爲多今即其地置湯溪縣隸郡金華文益盛  
焉烏乎先生得不謂之豪傑而興者乎先生與先學  
論君交甚契成化戊子林試應天時捧先君手書投  
謁先生太學中置林坐隅親如子姪叩端啓難鑿鑿  
探聖賢深旨林退而服繹者久之是年忝同榜壬辰  
又忝同進士以林晚進自幸得常給事筆硯居無何  
林出令永嘉參商外內幾二十年卒然聞訃哀莫云  
喻先生葬旣六年仲子毅持陳憲副粹之所爲狀請  
表墓于吳少宰原博復詣林請爲銘噫先生之行與

名得表於少宰足以傳信後來又安用林贊爲哉穀  
請不已遂勉書之先生名超字彥超號耻菴自爲秀  
才時其好學出天性心歆然不自足凡以詩經名于  
時者雖千里必送質焉旣入太學名稱益甚見禮於  
南都公卿然尚砥厲如少壯時爲進士兩受部檄徃  
理 華易王及王尚書祭葬事工旣不取酬資人皆  
廉之爲主事事寮長惟謹默默幹飭不少推避然未  
嘗矜名樹功與少年爭捷徑歷二考始陞管繕負外  
郎分治通州漕河並河兩岸皆民稅地勢家據有之  
先生請于部而復之民通州多京儲廩廨頻年脩治  
爲工浩而難先生剔弊課勤庶工蠲緝能名漸享于  
上下而先生乞歸矣會 詔五品以上官致仕者皆

進階一級而廉貧不堪者歲給米四石兩浙惟先生  
得之先生爲人閒靜不飭詐性寡合一與交契必眷  
眷不舍亦皆當時名人雅好吟詠惟其人雖少必請  
刪削狀言先生居邑庠時即能從藩臬重臣徃軍中  
指畫平賊事及邑中有父行從戍且及其家先生奮  
然上書都堂解之罪不及孥豈終無所爲者耶其立  
功仗義類如此然而得一官于晚年又兀兀處人下  
惜哉有詩集若干卷藏于家忽一夕兆夢卜將終乃  
携舟訪舊金華用杜工部詩句分韻作述懷詩廿首  
於公家尤惓惓焉先生生於洪熙乙巳九月廿二日  
卒於弘治戊申八月廿日其年六十有四曾大父曰  
德仁大父曰希華能詩有文莊集父曰宗韶贈承德

郎工部主事毋祝氏贈太安人配方氏封安人生子  
三人曰順蚤卒曰毅曰綬縣學生女一適蘭溪縣學  
生郭時明孫男五人女五人其葬在白社山之原先  
兆也銘曰孳孳爲學洞徹肯綮爰式後進光延邑里  
貴也能貧達而知止譬嗜酒旨沾唇即已愧波沉酣  
濡首靡悔深林大壑翔巒怪屺輒然凝然我閱我喜  
式而繼之子孫孫子歸藏白社亦何憾矣

明故中憲大夫温州府知府項公墓誌銘

成化丙申公來守溫適林知永嘉之二年林雖以憂  
去公而心恒眷眷焉公亦示翰札無間越二十三載  
林承乏溫公以書來賀未幾訃至即遣人往訊而公  
果歿矣既而公之子桐遣其弟樟來請曰先君遺言

誌墓者必在子嗚呼林於公歿忍爲之銘耶按狀公  
諱澄字秉泓項姓先世括之龍泉人有諱棣者仕勝  
國福建延平路總管國初調知福清州遂家焉祖

諱福隱居不仕父諱鑣以公貴封承德郎南京戶部  
主事毋陳氏封太宜人公秀穎拔以詩經中天順己  
卯鄉試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辛巳授南京

戶部河南司主事甫弱冠有畸年鈔氣銳大能厲節  
槩都御史軒公輒周公瑄皆材公特委用焉出納糧  
料數百萬斛奸宄無所宿於下陳尚書翌遂命總諸  
倉巡視惟謹歷任員外郎署郎中吏部王公恕爲南  
京吏部侍郎時適某部缺堂上官簡公往署部印老  
成若素未幾出知温州府公寬大而明練加之廉勤



到任未期民事輒得肯綮然未嘗辱已以要上之人  
喜中使張某鎮浙勢傾監司尤善折辱羣僚公執書  
生禮益堅未嘗一屈膝張反善遇之溫建市舶司以  
待諸番進貢亦主於中使溫甚為所苦成化丁未有  
林少監將不逞于公因為漁獵計公色正言厲林殆  
不能舉措官民乃以郡衣冠士干請輸納而負斥不  
許見他郡權要子弟暴利於溫及膚翹者輒不聽而  
怨謗生矣公為政坦率不阿以銜名譽接人閭閻無  
機變民負罪赴府期大遣呵及見公多釋然而歸無  
賢與愚陶陶以嬉民故稱為項太平又嘗為民親督  
海塘于樂清縣甚有功至今稱項公堤滿日民不忍  
公去立生祠西關拜享伏臘如禮布政司劉公璋按

察使楊公繼宗成化戊戌間同時為藩臬長皆少許  
可獨於公咸以廉能舉於吏部公性最孝迎太宜人  
養於溫朝夕承懽不少懈太宜人已老公不忍背因  
同歸福清以養乃移病遣人抱冊奏銓而言者于時  
劾公 朝廷知公亦不之省 詔令致仕得養毋終  
其身以葬亦贊矣哉噫公生平以廉介自持去之日  
所儲于公帑甚富及卒家貧無遺資劾其不謹而罷  
能欺於人而能欺其天乎然公見知於當世大賢君  
子而乃見劾於科道命也公生於正統丁巳十月初  
一日卒於弘治戊午五月十九日壽六十有二配陳  
氏封宜人生男二曰桐曰樟女三適同里薛尚珠陳  
授戴德德任鎮東衛指揮孫男女各一擇以卒之明

年己未十二月 日葬鎮安堂之北山從先兆也  
爲之銘曰繫維剛直帽服權奸小試尚然大奚敢干  
柔兮不諛栗而以寬訟牘委積蚓結蛇蟠公解甚易  
在人固難九年畫一詠歌笑歡謔曰太平不饑不寒  
故舊黎庶洞公肺肝琴邊孤鶴雲外鳴鸞寧玉而碎  
不羗而完旻天厚地俯仰惟安授之堅砥千載諦聽

繼母太安人壙誌

太安人姓呂氏長洲呂彥敬第三女母陸氏年二十  
四歸先君爲再繼室極相洽愛時家屢空太安人二  
姊皆嫁富家而安人略不以壅鹽爲意旣而先君舉  
鄉闈入成均六載得教諭涑水太安人偕跋涉事先  
君凡十五載內事多賴焉先君卒服除時年方四十

即去膏沐尤不好着純綺其視他婦遊冶紛華汨如  
也蓋自先君沒嘗以不死爲恨歲復多病嘗命林蚤  
辨後事人多止之曰今歲不利治木曰死吾事耳弟  
爲之俚言何居未幾病病十日不食竟不起瀕終不  
少昏亂弘治六年七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三生  
子彬爲縣學生太安人性嚴而慧能以片言折服人  
不少假借人咸憚之然而撫林及森輩則未嘗不降  
辭色嗚呼林以鄙謬倖進士兩獲宰邑入爲太僕丞  
仕中外踰二十年養太安人十年餘然未嘗一日盡  
肥甘之奉森亦舉進士知慶雲方欲奉太安人以往  
亦以病不果太安人咸不以是爲弗愜弘治己酉荷  
朝廷推恩加太安人封及是纔四年又已背去嗚呼

林不幸再失母事先君又不能終所賴以少安者以有太安人在而又弗克久天之絕人為子也益酷何林罪惡之極也林娶祁氏繼吳氏森談氏彬謝氏女嫁生員俞揖孫男五人奎璧斗軫翼太安人臨之則槩有恩焉林將以是年十一月某日奉葬吳縣梅灣新卜之原荼毒摧毀非能為文弟懿德不可遂浪因泣血誌之壙中

繼母安人顧氏改葬壙誌

嗚呼安人大有恩於林者矣林不孝不能報萬一罪何道耶安人沒遺孤森方襁抱中安人之兄家深信佛果遂有茶毘之舉林時在側五內摧裂痛何可喻又欲捐骨水中以求所謂寂滅者先君強奪置信心

菴逾年命林權座于先母之次今若干年弘治癸丑十一月十又一日始獲改葬焉謹泣血而系之志曰安人顧氏長洲舊族顧彥和之女青州太守伯宣之曾孫母張氏天順丁丑歸先君為繼室凡七年以天順癸未七月四日卒生宣德八年癸丑閏八月十四日享年三十有一子森今慶雲知縣丁未年 賜同進士出身安人持重寡言笑兀兀坐閨中足未嘗履戶外地事吾祖及先君皆不違禮自為婦撫林不殊所生卒時林已成童蠢蠢不解一時懿行不復能記述及林幸進士累官太僕寺丞 朝廷推恩安人例正褒典林併列後繼母呂氏同上吏部請之陸前而偶又不及安人林之罪何可既也生弗克養死不能

葬如禮身爲郎官二十年褻不及安人林之罪何可  
旣也嗚呼釋氏愚弄民生荼毒至於今日戕賊天下  
之父子毋妻尚無有憾而滅之者嗚呼吾母之不得  
葬豈獨罪之若兄耶

祁母徐碩人墓誌銘

碩人予外姑也予令永嘉日嘗遣家累歸未幾予妻  
卒于家遺二子一女俱幼碩人寔視之哺育衣被三  
閱歲不衰于時微碩人予二子且無所歸予至今念  
之及予自太僕解歸始一拜碩人則已病矣無幾時  
遂死烏乎碩人姓徐氏諱妙清長洲人也年十九歸  
我外舅祁公彥和方彥和公食貧碩人力作相之拮  
据勞瘁經歲麻桌不去手家稍稍振彥和公乃去質

遷兩都及闈與廣凡數年門戶之事多碩人自持之  
彥和公雅喜賓客或設客必極精腆碩人給供具能  
順適其旨意至於周恤內外族屬賑給寒餓常煦煦  
若有弗及其却下尤嚴有法三女在室時未嘗令窺  
外戶女紅織作皆程課而身替之不少弛唯一子壯  
猶杖之晚歲患耳聾尋又喪明然起居整整不殊平  
時家人或聞其謦欬猶肅如也彥和公卒時碩人已  
八十餘猶朝夕哭盡哀祭奠必掖以從嗚乎碩人教  
子女咸有立諸孫振振承家亦賢已碩人生永樂己  
丑十月七日卒私治甲寅十一月廿又七日享年八  
十有六子男曰春配施繼朱及羅女長嫁柯賢次嚴  
埕次即予妻孫男二女二卒之又三年丁巳三月十

八日庚申春奉柩合窆於彥和公之兆銘曰相夫良  
兮厥惟昌兮惟德之臧兮借壽而康以永藏兮

### 二殤貍銘

一殤曰順孫予子側出弘治癸丑十月十一日生猥  
蠢無似生三年呼其母尚未真歲乙卯十一月五日  
痘發十日死一殤曰重金予孫仲子璧之子弘治甲  
寅十月五日生肌膚玉雪睂目如畫甫暮便會人意  
指亦是月痘發既愈一疾亦死距順之亡廿又六日  
始順之亡予哀而不甚惜亦恃重金爲孫可以裕後  
不謂併捐俗曰小兒猥必壽儂必夭醫曰順孫痘必  
死重金無恙一不驗於俗一不驗於醫豈予之惡天  
有以靳其後嗣之繁耶吳俗痘死必付烈焰中恐染

後兒噫寧有是哉是月丙子葬梅灣新阡東北隙地  
去先妣墓百步許左順右金殤不令長幼禮也銘曰  
猥壽儂夭俗有恒言今也並亾豈言無根誰強汝耒  
誰速汝去汝之自稟鬼神莫與莫汝幽壤免汝裂炬  
墓表

### 明故贈南京太僕寺寺丞安嶽堯君墓表

成化二年丙戌十月十九日安嶽堯君某以疾卒于  
家既葬十又六年庚子君仲子卿官南京太僕丞追  
贈君如卿官卿與林同官每言及君輒嗚咽不勝曰  
某不肖承先君子教獲有今日既弗克祿養而先君  
子之行又不得暴白于世不孝之罪何所逭耶一日  
以所自爲狀授林乞文表諸墓道義不容辭按狀君

諱某字某堯姓安岳人也其先本齊氏元末有以萬戶狗蜀者來自棗強始易今姓大父諱某父諱某母漆氏處士生而好學問讀書知文義以禮法自檢一邑之人稱君不曰先生必曰君子而未嘗以名親識有訟者不于官府而必先于君君亦能精別審處莫不樂然受任而去事父母孝而能敬喪葬極其哀戚而不踰禮制待異母弟從雲友愛尤篤沒齒家庭怡怡如也性樂施與嘗儲穀數百石貸人所貸必先貧者謂家人曰人赤貧他人所必不與吾所以必與事在濟物非徒利為也鄉鄰酗酒誤于君肆罵詈家人將反之亟禁勿與較其人悔謝則曰無有也或貸入金釵從處士質銀既而不能償釵主徒手取之無何

釵主糾亡賴攻劫鄉村獨不至其里曰吾終不敢傷姚君厚德也君待親黨尤有恩義貧得以自樹者凡若干人君沒踰百里外來會哭葬之日又哭踰數年過門又哭嗚呼君所為致人不能忘如是豈一時一事所能為哉君生永樂庚寅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又六配劉氏生三子曰本重曰本卿曰本經女一繼配王氏生五女孫男十人予讀宋史龍興縣孔牧者居縣之龍山喜讀書有田數百畝恒分所餘以賑不足樂人之善動止必以禮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之親喪廬墓芝數本產於僻慶曆間本州以其行義聞仁宗賜之粟帛傳以為美處士之行義豈不大相類而寔有過之者 國朝自宣德正統間徃徃開

賢良科而所在不以處士聞豈非有司之過歟得非以芝之不產歟然而卿以甲科登朝出入中外所至以清白著轂至於褒章之隆恩被泉壤比之賜粟帛不既多乎生賢子以有用於世又何必芝州之瑞為哉人之行義天之報施不爽毫髮則有司之所以泪沒處士者天固有以伸之也

文溫州文集卷之九

文溫州文集卷之十

祭文 哀辭

祭葉文莊公文

維年月日某謹以清酌時果之儀致祭于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之靈曰嗚呼有德必壽寬厚多福公德既厚天胡反覆壽且不延富貴局促昔公少年登科食祿在諫善言參兵善牧功著南越澤流窮谷羣小見愠幾覆公餗天道惟貞陟公亞卿尋登少宰得天下情履任五載戰戰兢兢博訪賢俗期答皇明惟恐不肖晉位得行僚長獲公天曹肅清公暇典籍左右進呈手披不釋古今權衡士林顧望如日方昇未及停午率爾命傾途嗟巷駭僚屬淚盈天王震悼恩錫

孔宏爰加美謚千載令名公死之日室如懸磬棺與  
歛衾僚友假贈以此知公冰清玉瑩是非公論蓋棺  
愈定某等賤名僭爲公聽雖未親炙泚公德勝吁嗟  
乎公名節巖峨身獨成就如天下何吁嗟乎公鄉之  
卓冠今也不存曷不長嘆吁嗟乎公滿篋諫章今也  
不復曷不悲傷嗚呼哀哉吾鄉偉人凋謝殆盡小子  
昏愚何所取信天始有意篤生乎公山川萃秀蚤歲  
登庸事業漸基半途乃終長風悲號陰雨淫淫春夏  
倏易居室蕭條嗟嗟小子企仰莫窮拜奠卮酒儀鮮  
情忠神必不死歸乘白龍某等之官淮南浙東臧否  
大小猶畏神聰有肴在俎來格從容嗚呼哀哉尚享

祭城隍文

永嘉縣知縣文林敢昭敢于温州府城隍之神曰朝  
廷設府州縣以主乎明又各命立城隍以主乎幽幽  
明所主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故民有詞訟冤枉  
或爲上司科設太重則爲府州縣官者周旋掩覆至  
於不得已而後已其或疫癘妄作年不順成必賴城  
隍之神極力以護佑之而後可今春亢旱蟲蝻蝕稼  
而交秋之中風雨大作晚禾又失林心怵惕不寧寢  
食然以林未任之先並無此事旣任之後凶險並作  
是皆林之過惡滔天褻瀆神明所致嗚乎以林一人  
而使千萬人凍饑林雖居位食祿亦何面目以戴天  
履地也俯伏以待神之誅極慎不可以林一人而累  
此一邑之民其或飛廉失行魑魅作妖亦宜示林協



力誅之以報朝廷以甦民困神其勿怒敢告

撤東嶽神告文

嚴嚴五嶽王者得祀曰惟太山在魯封內既在魯封魯公當祭今魯與甌地不關係我朝典禮從祀天地庶民芻狗何敢弗戾神必不居奉者獲罪毀去神像斯敬之至

遷東甌王廟祝文

惟神有功為甌民主爰瞻神祠寧雜民處茲惟東嶽淫祠合毀迎神以居庶嚴祭祀廟貌巍峩山林陰翳永妥神靈普錫民祉

代壁兒祭王符博妻文

嗚呼事有不偶而心切不敢忘者飲德之深也事之

成否不可量也壁在亂年不識不良東望玉峯何啻千里而獲雀屏之選者事之不敢期者也幸辱門下者數年而又見知者頗深自以得拜堂下為半子之養矣一旦睽異若鏡鸞相隔山鷄照水而形影寤滅也繼聞外姑復此見背懷德莫報何以自慰於乎此人事之不可期期而又相失者也天之不遂人也有以夫謹具菲儀奠列俎肴以招芳魂之必降也嗚呼哀哉尚饗

太僕寺遷祠堂告文

官寓太僕久乏行祠瞻拜無地心恒憂思爨亭之後舊結茅茨載鐸載緝神靈可依今晨卜吉告遷於斯幽靜而嚴神克鑒知謹以時果禮儀用伸虔告

祭中雷文

司宅之主曰惟中雷長幼居止既載既覆茲者歲終感神之祐聊奠旨酒惟神之叩

祭司宅文

居處屋廬神維司守以緝以安庇我家口終歲既悠作怙何厚薄陳酒肴再拜稽首

哀辭

哀鄒生辭并序

子姻鄒叔良甫吳中勗人也性不受物觸好矢言許人至面頸發赤弗顧然存心明白不事詭譎晚年得子欽甚穎敏和厚稍長好儒雅弱冠即代理家事已綽綽然不遺父憂尋以疾不起遺孤甫二歲亦卒使

於良幾絕嗣噫天道之報果如是耶抑叔良以褊急而致是耶何人有元惡反致子孫富貴不替者天道之報果若是哉吾不可得而知也因欽之死而深有感也哀之以辭其辭曰繫大化之流行兮隨物而章吉人其相兮凶人其殃天弗徇乎人兮人皆受其常天何雷霆不遍擊其惡兮匪人其獲昌抑天之昧昧兮將氣數之偶爾豈人之自造兮將家世之所使吁嗟乎鄒生之爲人兮賦性惟賢伊父矢辭兮立心靡愆家世兮永睦生天折兮父爲獨遺孤兮繼殤少妻兮何屬哲人一去兮魂不可追父喪明兮妻淚空垂觸事未遠兮琴網蛛絲手跡猶存兮脩竹方池春花爛熳兮穉月揚輝北風其涼兮雨雪交霏君魂杳杳

兮將何歸壟石漸巖兮松楸數圍寒泉涓涓兮白  
雲稀微山中窸窣兮君魄是依吁嗟乎生之死兮天  
弗可知吁嗟乎生之死兮伯道無兒招爾魂兮敬此  
長辭

文溫州集卷之十

文溫州文集卷之十一

雜著

初除永嘉却邑人餞行

送行作文時俗流弊也昔顏淵送子路子路曰何以  
送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其墓反其國不哭展  
墓而入初未有所謂文也惟史記載老聃送孔子謂  
不若贈人以言史遷崇尚老氏故爲此言其後稍盛  
於韓柳歐蘇諸大家亦其風昔相與親厚故其言或  
規或頌皆有所爲而受者亦不爲虛且有益今素不  
相與而求人之文以與之作者又不識不得已因人  
之強而成之贈者作者皆不得其爲人之詳而爲之  
詞也欲勉則不得其病欲譽則不知其人存心之微

問于鄉之故舊而探知其人又恐不得其情贈行而不得其情不作可也泛言以稱譽勉勵林所不堪且人取與貴適中致恭貴近禮適中近禮求心安而已矣今欲贈林以文林之心甚不安也且一軸及求文之費甚微也但於義於禮皆不合於心其能安乎然諸君客居所出雖微亦不為不費一日之用費而又使人心不安林竊為諸君惜也

### 迎春辨

迎春之說古禮有之三季用儺理之至也其說頗見於周禮家語暨郊特牲等篇按月令正月孟春其帝太皞其神勾芒是月也以立春先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註云祭太皞勾芒也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所以宣陽氣和人心耳正孔子所謂百日之勞一日之澤文武之道也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又以陰極盛故云大儺疏云月建丑丑為牛土能克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又農之始事也此正先王燮理陰陽之妙為治之神化耳其日出日送則非迎進可知後世乃以土牛併勾芒神同入至新春日則鞭碎其牛雖正月立春亦用土牛此固可笑矣矧陰陽家為土牛之法以新歲之幹支為首身之色以立春之日之幹支納音為角耳尾頸蹄色復作策牛人以立春日為之前後今却又以勾芒神手執鞭策誤為

策牛人俗總呼曰太歲有司乃併列策牛人勾芒牌位具朝服拜之此又禮之大壞也據禮文攷之出土牛當在季冬十二月可用讎可用披磔迎勾芒當在正月立春日讎不必用立春若在十二月當先出土牛而後迎勾芒策牛人并土牛之色當依舊歲立春日或季冬月朔支幹起例勾芒當以新歲立春月日起例作色然勾芒但當設一木主立春日當如古禮迎自東郊祭畢還反府治今禮若不可變至立春之時撤去策牛人與土牛並置未立春時先鞭碎其牛春至長官獨東面中立率僚屬向木主稍北木主當少偏南對太皞故也太皞君也勾芒臣也君臣不可同列迎帝故具朝服行臣禮若止勾芒則常服也如此於禮議稍通然已不能救其誣妄矣或曰月令乃呂不韋所作不足取法然其所取者亦未嘗出此遺意也况月令乃不韋集諸儒所著雖雜秦事亦祖先王餘意觀其月用正可知矣豈若今之失理不經之甚哉有民人者當力辯其失

### 惜別

同年華節推官姑蘇剛正不阿吾民賴之未幾去位因作惜別賦以見意云

悵美人兮歸故鄉驂虬龍兮乘鸞鳳  
卮江離兮芙蓉為裳蹇中洲兮採餘芳  
予悲若人兮望不可得日延佇兮長太息  
珉何為兮薦郊稗何為兮常食堂廡啟兮材木逸乎岩壑  
車輓輒其難行兮王良置乎廣漠

嫫母為美兮西施為汚夷齊溷兮桺蹠曰都鱣鯨失  
勢制螻螳兮棄夜光于溝渠升寸木于岑樓兮服騏  
驥以鹽車鳳凰久瘖兮蟪達夜歌悲時俗之迫阨兮  
其誰障此頽波吁嗟彼蒼兮好顛倒乎邪正噫我人  
自窮兮物各有命孔孟終身其不遇兮德匪愧于上  
天晉溫宗檜之富貴兮羗遺醜于萬年達人觀兮  
奚憾憾于軒冕道德是貴兮我形惟踐美人歸兮故  
鄉糜鹿為友兮菊松成行飲沆瀣兮漱正陽神游千  
古兮達八荒美人歸去兮任逍遙以徜徉脫樊籠兮  
黃鵠翱翔振大雅於既絕兮鳴斯文于將亡屈吾子  
于一時兮固將伸于無窮夫既紛此內美兮豈久窒  
而不通諍曰江瀾瀾兮流長山蒼蒼兮周岸雲陰陰  
兮風微花霏霏兮春換美人去兮無由問其來兮不  
可載倚長空兮欬歔曰淹留兮慷慨

文溫州集卷之十二

附錄

明故中順大夫溫州府知府文公墓誌銘

承直郎禮部儀制主事前進士楊循吉撰

弘治丁巳冬十一月

上起南京太僕寺寺丞文公於家以為溫州知府公  
抵廟堂書力辭不果從遂以單舟赴任至之日首釋  
繫徒千人民大悅既而以法約豪強咸遵於令設施  
詳明惠洽黎庶尊禮者德風以丕厚蓋一年而政化  
茂行竟用巳未六月乙未卒於官年五十有五凡遺  
所著文章總三十卷別為奏議三卷瑯琊漫抄一卷  
嗚呼偉哉公諱林字宗儒其先衡山人宋丞相信公

之族高祖俊卿元末鎮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  
佩金虎符鎮武昌曾從祖定開從

高皇帝平偽漢賜名添龍功授荊州左護衛千戶曾  
祖定聰從其兄兵中署散騎舍人始徙浙而祖惠遂  
居長洲不仕父洪易州涑水教諭贈太僕寺丞母陳  
氏贈安人繼母顧氏呂氏呂以

詔恩封太安人公舉成化壬辰進士官保尹公方典  
銓除令數人獨以公為永嘉曰此吾所知能作繁者  
也公其時英敏精悍尤銳於治每聽政必關門縱人  
之入觀環前後無禁剖決神異輒傳為故事有黃豎  
者事李中監為暴於境上率不能制公設策捕而斃  
之獄衆稱快者數郡名遂籍籍他所為梗卓皆類是

於是旌為浙令第一而知者咸期以大用父喪解職  
起服再知博平邑小無事惟以勸農訓士為業人甚  
宜之而抗捍權要猶向風益勵不貶鑿渠建學雖居  
弗久亦具有勞可書乙巳以績召還

朝衆咸擬公必為御史當磊落有所為或曰斯人在  
小官尚副訐如是况列之臺端乎竟補南京太僕寺  
丞太僕政久弛弗振部內吏皆驕不奉法公為  
奏按其數人遂著為令得提問官吏其後又以留都  
教場將官不當換官馬又不送烙凡劾大小把總等  
四十餘人皆抵罪而辭有所連不少借弊為之清公  
盡心馬事深究其法以必欲報

國自效為已任曰吾言幸叨聽其可有見而弗獻遂



調叙古今事宜論畜牧之計上馬策三篇冀其道行  
初兵部尚書馬公嘗延公問邊畧公辭以未習因請  
論馬遂以謨重至是疏下即議其便者檄公為之會  
公尋以移疾歸歸凡六年不起而温人以其永嘉之  
政思得公甚故

朝廷以為守其民喜若獲父母窮山谷皆提攜出迎  
惟恐後而不得見温多訟多盜俗尚鬼好溺女公悉  
為科條處分莫不備善郡獄屢空境之暴無一敢肆  
民生女皆育而前後所毀淫祠殆盡又作族範訓其  
民而導以化本温用是清謐禾生駢穗其在郡凡連  
上七疏皆賦役章程不可已之事中一疏以灾異自  
劾求退而論鎮守剝民尤切百姓益敬事公無敢欺

而公思歸日甚將圖潛逸人輒知之閉其城不得行  
乃留視事以迄於歿然而禱疾哭喪温之人亦於公  
無廢禮焉公博通當世之故遇事敢言以獻替為心  
上初即位大延讜論公適朝京師遂進

聖政十事畢輸所學皆本諸經術立議醇正得匡益  
之美其在博平又論邑內

德府賜田子粒謂官校徵收不便極陳利病乞付有  
司自具以納既上或傷懼指疑事叵料公不卹卒  
從所請其土歌焉公嘗曰為吏而無建明其何以職  
蓋其素存忠愛固天性然也公為人雅喜交遊其於  
官無所不可為而尤事持廉臨終或請所囑大言曰  
我男子死即死耳復何言人謂公諤諤不撓至沒猶

壯滋可歎悼云公配祁氏先卒贈安人後配吳氏封  
安人而仲弟森以進士令鄆城且顯於時子男三人  
奎璧俱縣學生次室尚幼孫男三人孫女三人奎等  
卜以卒之年十二月丙申葬吳縣梅灣之原乃以狀  
來俾銘以志銘曰

烈烈文公信國是承克肖副大厥氣孔盈包絡洙泗  
知權守經忠戇自許允惟邦楨公才既優仍篤政理  
連宰二邑咸肅風紀司民之牧衡秉繩履庸靖乃人  
納于仁軌

帝寵休嘉式還之

朝俾職既圉大閱於郊以咸四夷

國武光昭司馬曰賢拜疏以薦舍旃來歸虔晦用晏

山有考槃道在居息溫人謳思僉與公出

天子有命往恢故績德風載揚爰徵治實赫焉方隆  
胡殞之亟有墓於梅來旒翩翩既耕有田斯菲其旋  
何以世之垂光永延刻銘茲石用質幽玄

明故中順大夫浙江温州府知府文君墓碑銘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撰

温州知府文君以弘治十二年六月己未卒于官其  
年十二月丙申歸葬于吳縣梅灣之原君所自卜地  
也將葬其二子奎璧具書并事狀來請墓道之文余  
發書歎曰君與余相好久嘗約晚歲歸老吳中當尋  
山水之樂以償平生之勞今吾歸其時矣而君先我  
以逝則所與同樂者何人哉且君與人處雖笑謔中

多直言而無隱情則所以資益我者又何人哉以是  
久不能執筆而其弟監察御史森來告曰吾兄之所  
望在此嗚呼豈吾忘情於良友者終無以慰於地下  
哉君諱林字宗儒文氏其先蜀人五季自成都徙廬  
陵宋有諱寶者為衡州教授始家衡山於信國公天  
祥為叔父與通譜後兵亂譜亡莫能知其世次在元  
曰俊卿以武官起為鎮遠大將軍管軍都元帥佩金  
虎符鎮武昌生五子長定開國初從

高皇帝平偽漢終荊州左護衛千戶次子定聰選充  
散騎舍人後為湖廣都指揮蔡本贅壻從本守蘇州  
不歸而蘓之有文氏自此始定聰生惠惠生洪涑水  
縣學教諭洪生君幼傳家學成化戊子舉於鄉壬辰

登進士第初知永嘉丁父憂服除改知博平召為南  
京太僕寺丞稱病去久之始起為温州君居官善察  
人情遇事剖斷無滯永嘉邑大初至日理訟牒千數  
皆得其情民知其明決也雖家人細事悉來訴者父  
老以勞神勸曰縣令如家翁細事不當親耶居數月  
凡民間丁產訪知已悉差科輕重皆手自編定吏不  
得為奸而民帖然以服負山居民自恃險遠終歲不  
服役乃令父老好言論之民相語曰文公非舊令比  
自是率如期至邑有奸民數輩習訟喜訐慣持官府  
短長至殺人無敢問捕之悉置於法其一尤姦者益  
附中官聲勢可畏君始至廉得其狀若無聞知者其  
人謂君無能為也縱弛如故俄白于憲司官言所以

當治其人者憲司官以彼有所附難之君不顧以計  
召其人至山訟牒一篋示之其人駭服即縛去再宿  
竟死獄中浙東列郡皆稱快邑並海多盜捕之輒匿  
島中一旦召健卒授以方畧悉獲之上司論功當賞  
辭曰此令職也且邑有盜而捕何功之有鄰邑以銀  
課不足中官派償督責甚急曰銀非土產吾民何辜  
與償且山澤之利責其所有使不足則常課亦當免  
况吾民乎竟已先有為郡者民相訟難決使誓於神  
民益惑有事惟神之聽乃籍諸神祠不在祀典者悉  
毀之里為置厲壇曰此  
詔令也更取藍田呂氏鄉約附以時宜使父老立鄉  
社行之月朔則躬往講禮間詢民間利弊人人得盡

所言其意蓋欲正風俗興禮義以化導其民在永嘉  
者幾四年治行為浙江諸邑最博平事簡事畢輒入  
學宮與諸生講業以學宮在郭外隘而卑濕始擇地  
而徙之諸生欣欣翕然向學明年秋遂有舉於鄉者  
蓋寥寥然六十年矣更考鄉賢孫直講興而下作祠  
學中祀之嘗行視四境見其外隆而中窪潴水為民  
患乃浚河道凡四十里水始洩去民得安居又民苦  
歲輸納

王府糧言于長史司不聽乃上疏極論其弊仍乞治  
暴橫者罪或謂

宗室不宜論列禍不測笑曰吾為民寧能顧利害哉

後

四百一

二

六

詔令有司自行徵收如所奏地產美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曰梨於民何濟使歲為例其何以堪俾悉伐其樹中官大怒會吏部以公政績卓異奏召當擢憲職適讒言至竟授太僕寺丞于南京曰寺丞非官乎至則以馬政久弛銳意舉行抉剔蠹弊奸吏始無所容僚長有狼復者正色與辨卒亦信服奏按南京將官及有司養馬不遵舊制者數輩於是人始知懼而事集

今上登極君奉表入賀陳言聖政十事多見施行間又條陳數事于

朝謂江南牧馬草場數千頃為勢家所侵而馬無所養南方歲出馬二萬疋徒勞解納而邊境不獲用皆

當究其實繼又上三策極言利弊所當興革者奏下竟從其一又以有司所祀馬神瀆禮不經宜令改正亦從之嘗以公署在滁陽而每歲印俵馬駒官吏胥長悉集於此殊為勞費請以寺丞分詣各府人以為便故事馬數不得刷卷曰豈有無文書而能稽較者始令州縣治文書必精而其數始莫能隱他所舉行者尚多大臣多躓之然亦有嫉其喜事者遂移疾去及丁內艱家居者七年會温州守缺知者交薦于吏部以君為宜

命下具疏懇辭不果於是去溫二十年人思之未已及復至相率走百里外迎拜於前至則首省重役疏滯獄更增修鄉約為政大率如前時復令各里立代

書詞狀之人以減訟獄設互相覺察之法以免盜賊  
嚴育女蠲役之條以重人命建軍衛立學之制以廣  
文風至於迎春鄉飲之禮悉正其失一歲中凡七上  
疏皆言便民事民方賴之俄而疾作遂卒闔郡悲思  
如失父母君居官尚廉潔尤善防閑自為令事上官  
執禮必謹至論事侃侃務盡所言或忤其意不顧及  
臨民惟恐傷之苟有疾苦必為除去之乃已平居與  
人言開口輒見底裏或人有過面攻之若故舊家必  
周卹其孤寡曲盡其意而於後輩接納獎勵惟恐不  
及其心之厚如此更好交游對友談笑盡歡而於山  
水登覽不厭為詩文明暢有新意不蹈襲所著述多  
成編其學通堪輿卜筮之類可謂博矣君之父涑水

君以君貴贈南京太僕寺丞母陳氏贈安人繼母顧  
氏呂氏封太安人娶祁氏贈安人繼娶吳氏封安人  
子男三人曰奎曰璧俱縣學生曰室尚幼孫男三人  
女三人銘曰

文以武仕顯於前元虎符煌煌出鎮雄藩終顯以文  
自涑水君君為之子家益有聞早登甲科軒然不群  
始仕於外或易而侮孰測其中經畫毫縷民有未安  
以手摩撫南北異宜此家彼戶豈不懷仁皆曰文父  
頌言百少讒言一多太僕南遷意孰與阿益勤厥事  
馬政無頗使就憲職當如之何終惠於民寄以劇郡  
文父復來拯我窮困爾痛爾瘖家至為問昔時於温  
恩澤已浚今也温人罔不沾潤海山之陬有異鳥來

我當其凶勿為民裁民曰公死我寧與偕莫救其身  
闔郡同哀歛金助喪以授其子稽顙辭之無以為此  
吾父生廉顧污其死爰考遺事尚究其志將使勲名  
流於百祀胡車之行輟折于軌傷哉中道重載是委  
尚安于茲有佳山水樹碑於墳以播厥美

吳匏菴祭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十一月丁巳朔越二十四  
日庚辰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遣姪奕  
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温州太守文君宗儒之靈曰官制之分必有内外外  
與民親守令為最君兩為縣永嘉博平並有異政卓  
爾騰聲孰不召用君當居首讒言沮之而君顧後太

僕有丞丞寔負予歛其施設困翼不舒君曰何哉莫  
非命吏馬政必修以復故例列郡相顧惟循其常例  
卒不復吾其故鄉稱病七年田園自足大臣薦揚有  
詔以促君曰何哉吾心已安况也古温郡寄益難未  
至百里父老爭候舊令載瞻如獲慈母興利除害扶  
弱抑強或怨或詈吾身自當奏疏迭陳莫匪民事或  
格或行吾力已至終欲引去自劾無能民則固留身  
不可興嗟哉君子何命不淑季夏七日一逝不復郡  
失賢守泣聲相聞何以繫思子孫氏文屬縣奔趨競  
以財賻衰服纍然泣血以拒曰父在官不取於人於  
此取之上累吾親君雖云亡幸有賢子治可移官信  
乎家理聞訃數月時一戚然顧獨後死長君十年備

短死生信有定命聞有夢徵特假以病未及臨穴聊以寫哀後有墓文以慰泉臺尚饗

呂太常祭文

維弘治己未季冬丙戌朔越九日南京太常寺卿友生呂憲謹以清酌之奠遣協律郎某敬祭于

故中順大夫温州府知府交木文先生之靈曰已乎交木而遽然耶始余傾蓋於京口僚好於滁陽此濶焉事往都不暇論獨恠乎守温之日未歲年也寓我之書多詼諧語有輕厭塵世之情示我之詩率蕭瑟狀有調笑浮雲之志心竊疑之以為邇來不同昔者豈將有他虞故動乎四體雖擢大邦而猶為是態無乃曹太子之非嘆所而有憂也未幾而果以大故喧

傳余尚以為雖者造言慎毋輕信已而二郎告哀之箋來矣其命也夫交木夙抱邁往之氣高潔之操自謂三軍不可奪萬鍾不足顧而奄然弗究其施則余謂之命者亦豈不幸於交木而已耶適遭俗絆稽於奉言精爽如存幸鑒遠忱尚饗

沈石田祭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十一月十九日友生沈周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温州知府文君之靈嗚呼君卒之報道路汹汹無以詰訊竊謂若斯人者豈無永年而止乎一郡已而果然用悼且震人孰不死死而不死是有令聞惟君之才隨方而施就事而措幹難為易轉逆為順惟君



之氣事適於義者雖羣猜不能沮其行三軍不能格其奮惟君之情親知緩急之託排救任怨而毅進及夫言論之次侃侃鑿鑿貫乎經史其在坐者竦聽同列而激發後俊懋乎以為薄俗之鎮此余目歷而知心存而信者也及夫捧讀遺疏則讜言直道竭力為民之拯以身為國之殉蓋君歷官南北遠而莫悉其嘉猷茂績知非區區之所能盡斯人者當列諸古人於今寔僅斯人者天何中奪於完而吝然堂堂事業在世不滅而天又可得而慙而余之所為惜君者為鄉里之儀刑朋友之直諒 朝廷之忠蓋已矣乎余尚期君大而昌者在乎其胤

錢孔周徐昌國祭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七月壬申朔越十八日丁丑門下走錢同愛徐禎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温州太守文公之靈惟公蘊貞碩之氣持精明之資深入文囿厭恣道腴行非矯世而不逐委靡言寧忤物而不詭是非雖超雲路焯為邦輝而汨沒利祿非心之飴甘昂昂以高引託遠志於文詞而 朝廷公論終不可移在 皇情之深屬竟强起於一麾奉臈匪懈發政咸宜齊民禮制率履不違飛章累緹金條玉區朞月播化民俗春熙古去遺愛非公而誰當承天祿以為世規何寤未幾忽焉凋徂嗚呼哀哉天道不仁鬼伯苛忌公以高明絕物之才既不利於人間

世又安知天不奪其數鬼不施其禍所賴邦人啣其德天下昭其賢流文遺範當為後傳自古皆有死公何憾於九泉同愛等寔以狂菲受知君子獎勸寵拔靡所不至命之不造值公冥晦典刑猶在丘原不赴敬奠一觴五內崩糜嗚呼哀哉尚饗

吳子明劉美存杜敬心杜原心祭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八月戊子朔越十六日癸卯諸生吳燿劉倣杜愨杜愿謹以時羞之奠致祭于溫州郡公安木文先生之靈曰嗚呼惟公才挺世而英邁氣凌空而飛揚行超今而峭厲文振古以炳煌引後進如不及誠惡惡猶探湯宜昊天之佑申受景福以無央何德厚而年約蹇能豐而位涼豈良木其

易摧抑哲人其難常將天道之不經唯殲隕乎吉良神何昧而莫測命何錯而難量嗚呼哀哉公曩謝政於太僕以尚志乎丘園雖再起而守溫匪公思之所存既受命而惶惕亦克公而克勤務植善以覆惡將易偽而反淳治未久而政行民敬畏猶神明知皎皎之易汚固隆隆而來毀寔公論之有在於盛德乎何穢愨設施之未竟悼往績之捐委太阿出而遽折靈璧耀而遂糜嗚呼哀哉公之亡也溫民失其幘幪後學失其因依惟修名之耿耿迥千載而相遺竟陳詞以侑奠慰公魂於依稀嗚呼哀哉尚享

唐子畏祭文

維弘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學生唐寅謹以脩

脯致奠于

故温州太守文先生之靈惟予温州番番令傑文為國紀武振邦竭三仕無喜翩哉明潔茹飲園泉若將終沒士女懷惠投章守闕再屈章綬卧護甌越寅昔不敏執席預列敢謂夙成寔藉無斃聲咳在耳勉以睿哲承訓北征強逐筆舌公為蒞職遠墮詞札不謂邇者人事飄忽寅坐罪謗脫幘廢斥公罹禍殃行車輟跡使寅無階趨侍坐席使公尚在怒昔應裂念此反覆涕集心結吁嗟我公眉目永別城東言笑正爾契濶斗酒生芻敢酌英烈仰號再俯不勝悵咽三泉有知歆其芳潔

杜子開祭文

維弘治十三年歲次庚申八月朔越五日門下生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杜啓謹以牲醴庶品致祭于明故温州郡守中順大夫文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之才之學何官不可能之氣之節何事不可成而遽止於斯理不可徵少登進士出宰於溫雷厲風偃民私戒言毋違侯令有犯莫援百邑比能一浙之取譽雖隆觀閔亦大點污白璧萋菲文具事釋召入不俾憲臧太僕丞哉抉破故習遣長官暴莫為禮揖公嗟命夫身惟退圖家居侃侃與俗違趨溫人思公如饑待哺當道舉之慰溫之思溫人見公喜極悲遲溫人意公必初之為忖度待命罔或不競公曰溫人過不前竟昔宰今守小大異政溫人曰公惠愛我邦

敢孰不畏敢孰不從敢孰不懷願公允終溫人之福  
公忽就木溫人之哭溫人之鞠思公孔父公去何速  
我民不天公豈能死民悲且然况吾門士昔啓垂髫  
拜公先子維時從游數十其儔童稚課業乃公較讎  
公亦自擅抗顏倨眸後皆成就感公不朽啓畢師禮  
公曰吾友形迹中間頗煩多口先生雖亡其蒐洋洋  
余心耿耿恩何敢忘自信無負不愧幽明旅櫬遠歸  
弔不履幃塋不臨擲南瞻涕揮才學氣節徒爾依違  
歲適差便致此墓奠先生鑒誠溪毛可薦宿草淒淒  
灑淚如線尚饗

桑民懌祭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十月十又三日表弟桑悅

謹具果酌致奠于  
表兄溫州先生之靈而言曰惟悅與兄牛角相知  
但親戚寔以文詞仕轅南北間歲差池相逢怒嗚別  
去而思戊午之歲悅還鄉里兄把一麾甌江之淚聲  
譽方張訃音忽至高才偉業胡遽有此嗚呼已矣悅  
何所從平生所願藐焉皆空零雨戟幃落葉鳴風一  
觴臨奠情靡終窮

追修功德疏一首

建齋表妹壻禮部主事致事楊循吉茲者伏為新故  
內兄中順大夫溫州知府文公大限於本年六月初  
七日在任身故以來比值返柩之次謹命僧衆修設  
水陸道場一晝夜專用追薦者切念達人觀化匪生

死之能大覺垂慈燕冥陽而普濟密以具幽路宿著  
前聞恭惟明公平生負奇偉之才所至立豐隆之績  
行推耆舊望列英賢數年迹寄於山林已甘高遯一  
旦守專於民社遂荷榮除堂堂大郡之雄繁卓卓良  
聲之布達方圖遠大胡遽淪亡士民淚墮於峴碑親  
戚情傷於遼鶴循吉受知雖晚蒙愛最深入城而見  
歎高樓未以不飯致書而紹遊勝地累有所期豈謂  
執別於松陵旋聞悲歌於蒿里聰明正直固謝世而  
若休諷禮飯依在悼亡而率用是以效浮屠法達功  
德林請三寶以舒光按六時而行道受資法助  
生方伏願天堂設而君子登不昧真常之性以  
而蓮花現疾趨極樂之鄉棄諸塵勞得大自在謹跋

文温州誄

學生徐 頌 叩 叩

故温州府君文侯景範公去日以縣邁

喪德程於戲奈何門生明義彌慕切惻迫

曰於府君執行峻潔無迹無雙優明也

遠方溫小邑法度顯明疆右拘孿患化滂暢

成植嘉祝對大鹿澤及蕃畜隸牝三千服憂

致疾奪歸田詔命督辦再領郡符朱輪入溫男女

擁車道不得行視政未暮仁渥威宣舉直致賢姦伏

杜萌但讓格化盜不闖城平植市價錄賦務程貪漁

斷 澤思務程教誨懸書告邑男樂忠業女之

淫 國土虛寒戶不舉女連坐罪懸淵德

雷

何哀

皇表頌政德懷心而操不懈于位風聲

騰躍布散以內宜居台鼎為世作式其十有二年寢疾超喪招徠弗獲士民騰號鄰家奔弔淚灑河注禁

而謝故

武名跡不亞司命

漢表... 魏振江... 天年不假千秋億世方... 嗚呼哀哉亂

小署勳問... 黃朱申命德彌洞... 猶寒

棟兮功與邵杜參伯仲... 神昊喪親

針阡式士頌兮乾坤難獎... 似萬

文温州集卷十二



吾鄉又氏先自湖廣武甯移吳字儒之祖名惠始家長洲洪成化乙

酉舉於鄉宗儒以成化壬辰登進士第授永嘉知縣市舶太監鵠張為民

惠以計擒治之通水利毀淫祠邑以大治一為南京太僕寺丞上馬策三

篇兵部議行之會病乞歸凡七年後以溫人之請即家起為温州知府

氏益敬事無敢欺德政尤多竟卒任所宗儒以經濟自期過事敢言

嘗諱德府田荒宜付有司納賦在溫時前治上七疏今皆載集中而入觀

陳聖政十事尤見肝膽才識馬弟森亦循吏官至右僉都御史子徵明以

翰林待詔乞歸書畫冠一代孫彭嘉並能詩工書畫玄孫震孟又以風

節著稱明孝文氏多才實皆由宗儒發之嗚呼感矣霜厓吳梅



何蒙 皇朝類 趙首義解 獲自訟公來  
 騰躍布散 內宜居台 禹為世作 式其十有二年 寢  
 疾 迨喪 招徠弗獲 士民騰號 鄰案奔弔 淚灑河注 琴  
 志 方直 野空 艱山谷 震悼 回犢南 駕州里 悵訝不  
 而謝 故 涕 彥 哲 傷 慕 而 相 嘆 曰 出  
 漢表 魏 振 江  
 武名 跡 不 亞 司 命  
 天年 不 似 千 秋 億 世 芳 輝 化 嗚 呼 哀 哉 亂 日  
 小 署 勤 問 舟 考 黃 朱 申 命 德 彌 洞 兮 道 塞  
 棟 功 與 邵 杜 參 伯 仲 矣 仲 吳 喪 親  
 針 阡 式 士 頌 芳 乾 坤 難 獎 生 似 萬 芳  
 文 溫 州 集 卷 十 二



吾鄉又氏先自潮廣武胄移吳字儒之祖名惠始家長洲洪成化乙

酉舉於鄉宗儒以成化壬辰登進士第授永嘉知縣市舶太監鶴張為民

惠以計擒治之通水利毀淫祠邑以大治一為南京太僕寺丞上馬第三

篇兵部議行之會病乞歸凡七年後以溫人之請即家起為溫州知府

民益敬事無敢欺德政尤多竟卒任所宗儒以經濟自期遇事敢言

嘗諱德府田莊荒宜付有司納賦在溫時前後上七疏今皆載集中而入觀

陳聖政十事尤見肝膽才識馬弟森亦循吏官至右僉都御史子微明以

翰林待詔乞歸書畫冠一代孫彭嘉並能詩工書畫玄孫震孟又以風

節著稱明季文氏多才實皆由宗儒發之嗚呼感矣 霜厓吳梅



此書頗不易得葉文鞠蒙日記中言在京師時書賈以此求售索  
價十金葉文未購也今時陽州餘載滄桑幾更余以七十銀圓  
得之亦可云廉矣癸酉十月有二月吳梅再記





